



春秋左傳導讀

目錄

1 鄭伯克段于鄢	3
2 周鄭交質	3
3 衛石碏大義滅親	3
4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	3
5 宮之奇諫假道	3
6 晉驪姬之亂	3
7 子魚論戰	3
8 晉公子重耳之亡	3
9 晉楚城濮之戰	3
10 秦晉殽之戰	3
11 晉靈公不君	3
12 楚歸晉知罃	4
13 祁奚舉賢	4
14 晏子不死君難	4
15 鄭子產爲政	5
16 晏嬰論和與同	6
17 伍員奔吳	6
18 齊魯夾谷之會	6
19 伍員諫許越平	6

- 1 鄭伯克段于鄢
- 2 周鄭交質
- 3 衛石碏大義滅親
- 4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
- 5 宮之奇諫假道
- 6 晉驪姬之亂
- 7 子魚論戰
- 8 晉公子重耳之亡
- 9 晉楚城濮之戰
- 10 秦晉殽之戰
- 11 晉靈公不君

宣公二年

晉靈公不君，厚斂賦收也。以彫鏤也。牆，從臺上彈人，而觀其辟同「避」。丸也，宰夫胹烹煮也。熊蹯足掌也。不熟，殺之，寘同「置」。諸畚盛土器也。，使婦人載運物也。以過朝，趙盾羸姓，趙氏，名盾，諡宣，趙衰之子。，士季祁姓，士氏，又范氏，名會，諡武。，見其手，問其故，而患憂也。之，將諫聞也，更正也。，士季曰：「諫而不入納也。，則莫之繼也，會士季請先。請先，不入，則子繼之。」三進及溜同「霤」，屋下流也。，而後視之，曰：「吾知所過矣，將改之。」稽至也，又留也。首而對曰：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詩曰：『靡無也。不有初，鮮少也。克能也。有終。』夫如是，則能補過者鮮矣。君能有終，則社稷國也。之固也，豈惟群臣賴恃也。之。又曰：『袞綉龍於衣，王之所服。袞職謂之天子也。職有關，惟仲山甫補之。』能補過也。君能補過，袞代君之宗嗣也。不廢矣。」猶不改，宣子驟數也。諫，公患憂也。之，使鉏麇晉力士。賊害也。之，晨往，寢門闢開也。矣，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。，麇退，歎而言曰：「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，賊民之主，不忠；棄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不忠不信其一。於此，不如死也。」觸槐而死。

秋，九月，晉侯飲趙盾酒，伏甲將攻之，其右車右，亦名驂乘。古制，車乘三人，尊者居左，御者居中，驂乘居右。提彌明知之，趨疾行也。登曰，臣侍君宴，過三爵盛酒器也。，非禮也，遂扶以下，公嘯使犬聲。夫獒猛犬也。焉，明搏而殺之，盾曰：「棄人用犬，雖猛何爲。」鬥且出，提彌明死之。初，宣子即趙盾。田獵也。於首山，舍息也。于翳桑，見靈輒餓，問其病，曰：「不食三日矣。」食之，舍同「捨」。其半，問之。曰：「宦奴也。三年矣，未知母之存否。今近焉，請以遺之，使盡之。」而爲之簞食與肉，寘同「置」。諸橐囊也。以與之。既而與爲公介甲士也。，倒戟以禦公徒，而免之，問何故，對曰：「翳桑之餓人也。」問其名居，不告而退，遂自亡也。乙丑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，宣子未出山而復，太史書曰：「趙盾弑其君，以示於朝。」宣子曰：「不然。」對曰：「子爲正卿。」

亡不越竟同「境」，反不討賊。非子而誰。」宣子曰：「嗚呼，我之懷矣，自貽遺也。伊此也。感憂也。語出詩。」其我之謂矣。」孔子曰：董狐太史也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制也。不隱。趙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為法受惡，惜也。越竟乃免。」宣子使趙穿逆迎也。公子黑臀于周，而立之，壬申，朝于武宮晉武公廟。。

12 楚歸晉知罃

成公三年

晉人歸楚公子穀臣，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，以求知罃，於是荀首知罃父。佐中軍矣，故楚人許之，王送知罃，曰，子其怨我乎，對曰，二國治戎，臣不才，不勝其任，以為俘馘軍戰左截耳也，俘馘即為俘虜，執事主事者，以此敬稱楚王，尊也。不以釁血祭也。鼓，使歸即戮，君之惠也，臣實不才，又誰敢怨，王曰，然則德我乎，對曰，二國圖其社稷社者，土神也；稷者，穀神也。君者皆祭社稷，故引申為國，而求紓緩也。其民，各懲止也。其忿，以相宥寬也。也，兩釋纍索也。囚，以成其好，二國有好，臣不與及也。及，其誰敢德，王曰，子歸何以報我，對曰，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無怨無德，不知所報，王曰，雖然，必告不穀不穀，不善也。此楚王所以自謙，對曰，以君之靈，釁臣得歸骨於晉，寡君之以為戮，死且不朽，若從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賜君之外臣首，首其請於寡君，而以戮於宗，亦死且不朽，若不獲命獲臣命，言其若不死，而使嗣續也。宗職，次及於事職也，前為宗職，此為國職，而帥偏頗也，謙辭。師以脩通「修」，飭也。封疆也。疆，雖遇執事，其弗敢違迴避也，謂不避楚軍，其竭力致死，無有二心，以盡臣禮，所以報也，王曰，晉未可與爭，重為之禮而歸之。

13 祁奚舉賢

襄公三年

祁奚請老致仕也，晉侯問嗣續也。焉，稱舉也。解狐，其讎仇也。《韻會》曰：「人之讎怨，不顧禮義，則如禽鳥之為，兩怒而有言在其間，必溢惡之言，若禽鳥之聲也。」也，將立之而卒，又問焉。對曰，午祁奚之子也。也可。於是此也，於其時。羊舌職是時任中軍尉之佐。死矣，晉侯曰，孰可以代之。對曰，赤羊舌職之子，字伯華。也可，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，羊舌赤佐之，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賢也。矣。稱其讎，不為諂諂也。諂之言，陷也，立其子，不為比近也，相親也，舉其偏屬也，不為黨偏也，親比也。商書曰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，其祁奚之謂矣，解狐得舉，祁午得位，伯華得官，建一官而三物成得舉、得位、得官，此三物成所謂也，能舉善也，夫唯善，故能舉其類，詩云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，祁奚有焉。

14 晏子不死君難

襄公二十五年

齊棠公之妻，東郭偃之姊也，東郭偃臣崔武子崔杼，諡武，棠公死，偃御使馬也。武子以弔問終也，弔本字。焉，見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同「娶」之，偃曰，男女辨不同也。謂東郭、崔同姓，不宜婚。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，武子筮占之以著。之，遇困之大過困，象傳：「澤无水，困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」大過，象傳：「澤滅木，大過；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遯世无悶。」闕，史皆曰吉，示陳文子田文子，名須無，諡文，陳公子完之後，文子曰，夫從風，風隕妻闕，不可聚通「娶」也，且其繇卦兆辭也。曰，困于石，據于蒺藜同「藜」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困卦，六三爻辭。困于石，往

不濟也，據于蒺藜，可恃傷也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，無所歸也闕。崔子曰，嫠無夫也。也何害，先夫謂棠公。當承也，受也。之矣，遂取同「娶」。之，莊公通相通而淫。焉，驟數也。如崔氏邸也。以崔子之冠賜人，侍者曰不可，公曰，不為崔子，其無冠乎，崔子因緣由也，由是怨公。是，又以其間同「聞」，隙也。其時晉亂，齊莊公乘隙犯晉，故後言晉必報也。伐晉也，曰晉必將報，欲弑公以說通「悅」。于晉，而不獲間同「聞」。公鞭侍人賈舉，而又近之，乃為崔子間同「聞」。公，夏，五月，莒子為且于之役齊莊公伐晉未竟其功，轉而伐莒。不克。故，莒子朝于齊，甲戌，饗設禮以賓之。諸北郭外城也。崔子稱疾不視治也。事，乙亥，公問慰問。崔子，遂從就也。姜氏，姜入于室，與崔子自側戶室之口也。出，公拊楹柱也。而歌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，而入，閉門，甲甲士也，借代之用。興，公登臺而請求也，弗許，請盟締約也。弗許，請自刃於廟，勿許，皆曰，君之臣杼崔子名也。疾病，不能聽命，近於公宮，陪臣干同「乾」。庶盡也乎？闕。撤夜戒守，有所擊也。此為奉命巡守意，所以譏公也。有淫男女不以禮交，謂之淫。者，不知二命，公踰同「逾」。越也。牆，又射之，中股，反隊同「墜」。落也。遂弑之，賈舉，州綽，邴師，公孫敖，封具，鐸父，襄伊，偃堙，皆死，祝佗父祭於高唐，至復命，不說通「脫」。弁冕也。而死於崔氏邸也。申蒯侍漁者，退謂其宰主也。曰，爾以帑財也。免，我將死，其宰曰，免，是反子之義也，與之皆死。崔氏殺嗣蔑于平陰。

古文觀止略為：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，遂取之。莊公通焉。崔子弑之。

晏子名嬰，字仲，諡平。立於崔氏邸也。之門內曰戶，外曰門。堂之口也。外，其人曰，死乎，曰，獨吾君也乎哉，吾死也？曰，行乎，曰，吾罪也乎哉，吾亡也？曰，歸乎，曰，君死安與「焉」同。歸？君民者，豈以陵同「凌」，犯也。民？社稷是主，臣君者，豈為其口實祿也。社稷是養奉也。故君為社稷死，則死之，為社稷亡，則亡之，若為己死而已亡，非其私暱私也。誰敢任負也。之，且人有君而弑之，吾焉得死之，而焉得亡之，將且也。庸用也。闕。何歸，門啟而入，枕尸同「屍」。股而哭，興起也。三踊跳也。而出，人謂崔子必殺之，崔子曰，民之望為人所仰者也。也，舍同「捨」。之得民。

15 鄭子產為政

襄公二十四年

范宣子祁姓，士氏，又范氏，名句，諡宣。為政，諸侯之幣重，鄭人病困也，苦也。之。二月，鄭伯如晉，子產姬姓，國氏，名僑，字子產，又字子美，諡成。寓寄也，託也。書書牘也。於子西，以告宣子曰：「子為晉國，四鄰諸侯，不聞令德，而聞重幣，僑也惑之，僑聞君子長國家者，非無賄之患，而無令名之難，夫諸侯之賄，聚於公室，則諸侯貳，若吾子賴之，則晉國貳，諸侯貳則晉國壞，晉國貳則子之家壞，何沒沒也，將焉用賄，夫令名，德之輿也，德，國家之基也，有基無壞，無亦是務乎，有德則樂，樂則能久，《詩》云：「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」有令德也，夫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，有令名也，夫恕，思以明德，則令名載而行之，是以遠至邇安，毋寧使人謂子，子實生我，而謂子浚我以生乎，象有齒以焚其身，賄也。」宣子說，乃輕幣。

襄公三十年

子產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，大人之忠儉者，從而與之，泰侈者因而斃之，豐卷將祭，請田焉，弗許，曰，唯君用鮮，眾給而已，子張怒，退而徵役，子產奔晉，子皮止之，而逐豐卷，豐卷奔晉，子產請其田里，三年而復之，反其田里，及其入焉，從政一年，輿人誦之曰，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疇而伍之，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，及三年，又誦之曰，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，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，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。

襄公三十一年

鄭人游于鄉校，以論執政，然明謂子產曰，毀鄉校何如，子產曰，何為，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，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，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，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毀之，我

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，豈不遽止，然猶防川，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，不如小決，使道不如，吾聞而藥之也，然明曰，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，小人實不才，若果行此，其鄭國實賴之，豈唯二三臣，仲尼聞是語也，曰，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產不仁，吾不信也。

子皮欲使尹何為邑，子產曰，少，未知可否，子皮曰，愿吾愛之，不吾叛也，使夫往而學焉，夫亦愈知治矣，子產曰，不可，人之愛人，求利之也，今吾子愛人則以政，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傷實多，子之愛人，傷之而已，其誰敢求愛於子，子於鄭國，棟也，棟折榱崩，僑將厭焉，敢不盡言，子有美錦，不使人學製焉，大官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學者製焉，其為美錦，不亦多乎，僑聞學而後入政，未聞以政學者也，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，譬如田獵，射御貫，則能獲禽，若未嘗登車射御，則敗績厭覆是懼，何暇思獲，子皮曰，善哉，虎不敏，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，小人務知小者近者，我小人也，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，大官大邑，所以庇身也，我遠而慢之，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，他日，我曰子為鄭國，我為吾家，以庇焉其可也，今而後知不足，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，子產曰，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焉，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，抑心所謂危，亦以告也，子皮以為忠，故委政焉，子產是以能為鄭國。

16 晏嬰論和與同

17 伍員奔吳

18 齊魯夾谷之會

19 伍員諫許越平